

土族民间信仰中的“发神”习俗探析

鲁占奎

(青海省文化馆,青海 西宁 810000)

摘要:土族民间信仰中的“发神”活动作为土族信仰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艺术、宗教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在保留和遗传古风的同时融入了多种信仰文化,具有融合性的特点。

关键词:土族;民间信仰;“发神”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5)01-0122-06

土族是中国独有的少数民族,经过几百年的社会变迁和民族融合后,从一个从事畜牧业为主的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演变为以半农半牧,到以纯农耕为主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在吸收周边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本民族内部所具有的生活习俗,日积月累,沿之成俗,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其中,“发神”习俗作为一种信仰文化的表现,在土族地区流传甚广,其独特的文化现象中亦有其较为独特的文化蕴含。

一、关于发神

土族地区流行的“发神”活动,汉语称“发法拉”或“发神箭”,土族语称为“普日汗布哈”^①。在土族民间,普日汗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是对供奉的“神箭”^②以及家庭、村庙和寺院中的金像、银像、铜像、泥像、纸像、唐卡像等各种佛像的统称。在土族人的信仰意识之中,神箭是今世护法神,而庙堂供奉的佛像是来世佛,祈求神箭是为了保佑今世安康平安,祈祷佛像是为了保佑来世。因此,在土族民间,发神活动非常频繁,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神过程

在互助土族地区,对于发神的时间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一般在晚上进行,白天也可,但很少,除非遇到急需请问神解决的事。

1. 发神准备活动。土族人在发神前,要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请来本村或外村有名的神职人

员,土族语称之为“什典增”^③,什典增能驱鬼除魔,治好病人,保家畜平安。此间,家人首先要在院子正中的“什杰款”^④上煨桑,同时在佛堂的香案上点上清油或酥油灯,献上馒头、醅酒和从清泉中刚打来的净水以及供上五色粮食、金银财宝等各种贡品。

2. 发拉请神过程。一切准备就绪,什典增用事先准备好的浸有松柏树枝的水洗净双手,口里默念诵,磕三个头,站在香案前,双手紧握神箭,双目紧闭,等待神灵附于神箭显灵。此时,一位判断神箭旨意的土族语称为“下里杰”的人,双手合十,站在神箭旁边,口念咒语,虔诚地等待神灵的到来。请神时,病人和众人都要心怀虔诚之心,在院中跪拜、磕头祈祷,十几分钟后,系在神箭上的铜铃响起,说明神已经附在神箭上显灵了。这时什典增说声“普日汗日加”,即神已请来了。众人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继续磕头祈祷,以求普日汗的护佑。

3. 发神问事过程。神被请来后,什典增手中的神箭便开始剧烈抖动,一会儿挥向墙角,一会儿又指向厨房,下里杰和众人紧跟其后判断神箭所指的意旨,若神箭抖动的剧烈,说明下里杰已经猜对了神意。据说,发神时,如果人们的虔诚之心不到位,供奉的供品不能满足或达不到神的要求或先前对神箭的承诺没有兑现^⑤,或有不相信神箭的人在场,发神往往事与愿违,什典增不仅请不来真

收稿日期:2014-06-05

作者简介:鲁占奎(1972-),男,土族,青海互助人,青海省文化馆馆员。研究方向: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神,严重的还会导致鬼附神箭,将给什典增乃至整个村庄带来灾难。

4. 发神治病过程。发神驱鬼治病时,什典增用神箭的顶头,在事先准备好的盛有五色粮食的盘子里不停搅拌,之后从盛有五色粮食的盘子里挑起几颗称为“香尔尼”的青稞^⑤,再从裹在神箭上的“绸衣”上撕下一小块称为“尼先里”的细小绸带,作为神药赐予病人,其家人将尼先里烧焦,连同香尔尼放在清水中烧开后,给病人服下;有时什典增让家人用尼先里将香尔尼包裹打结,戴在病人的胸前或缝在衣袖上,等到神箭指定的时间里烧化或放进河里冲走。如果神箭认为病人家里的某一个人,因出言不逊或劳作时惊动了神灵,或附在病人身上的鬼怪过于强大,什典增便会向病人家属要些“日尔则”^⑥作为药引子,与香尔尼混合在一起,神箭便会增加百倍神力,驱除妖魔鬼怪。这时,下里杰和众人在神箭指引下,将日尔则埋于神箭最终认定的镇邪的地方,进行“帕得拉”^⑦,祈求神灵护佑。如果当天找不到这些所需要的日尔则,神箭会暗示家属,等寻到日尔则后,再另找吉日请神。

(二)“什典增”与“古什典”

发神关键一点是神灵要附在神箭上,然后什典增才作为人与神的中介,发挥超自然的神力,土族学者杨卫先生认为:“‘什典增’是互助土族对操作‘神箭’的神职人员的专称,他们主要在民间进行‘普日汗宝赫那’意为‘请、发或看神’的活动。‘胡古什典’是互助土族对‘请神附体’后指示人们如何行事的代言神巫的称呼。”^⑧他还认为:“‘什典增’中‘什典’意为‘所依靠(附)之处或神’;‘增’意为‘抓、持或附、依附’,连起来就是‘抓、持神所依附的东西的人’……‘胡古什典’在藏语中,发音为‘古什典’,它是藏族人对‘拉瓦’的尊称,其中‘古’意为身体;‘什典’意为所依靠之处,连起来就是‘神附体的人’”^⑨。杨卫先生所言的“神附体的人”在笔者老家互助县五十乡叫“古什典”,古什典不需要借助神箭的力量,而是作为人本身,在神附体后,直接代表神说话,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神灵的旨意。笔者小时候在亲戚家见过古什典发神的情景,场面震撼人心魄。当时看到作为人神合一的古什典,其口里念念有词,在众人的祈祷中,迅速进入亢奋状态,标志着神灵已附体。此时,古什典走到炉火前,单手抓起烧得通红的犁铧,口噙清水喷向犁铧,发出刺耳的声响,之后古什典用烧红的

犁铧在病人头顶左三下、右三下晃动,口中不停地传说着神的旨意,并让众人按神的意思行事,几次之后,古什典走到大门口,大喊一声“妖魔鬼怪滚出去”,将犁铧扔到离门很远的地方,至此驱鬼除病仪式结束。这与民和土族纳顿会上的“跳法拉”和黄南州同仁地区六月会上拉哇“开山”有点雷同,古什典、法拉都是通过以血祭的方式达到驱除病魔,都意在代表神的旨意做事,都采用一种驱鬼道具,如:钢针、火、犁铧、狗链、沙石、小豆等,以一种类似特异功能的方式,达到驱鬼除病的目的。

对于土族发神习俗的由来,从以上至少可以说明,这一习俗中的神箭估计是土族先民游牧或更早时期的兵器,或打猎工具的遗留,是土族先民对祖先、英雄使用过的兵器或打猎工具的崇拜。土族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其生产、生活深受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影响,使有关汉族龙神崇拜也在土族地区广泛传播。在中国神话中,龙是雨神的象征,表现了初民对洪涝灾害的无奈,寄托了人们战胜雨水洪灾的强烈愿望。土族地区每逢久旱不雨,或每年开春时节,村民们选择一个黄道吉日,请来洛亚或神箭或寺院阿卡来念经求雨,给村子周边的泉眼、河水、山梁、土地送“都日麻”^⑩,并进行帕得拉,以求龙神保佑村庄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

二、发神缘由及禁忌

对于神灵化崇拜的缘起无疑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随着原始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通过生产劳动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过程中,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开始对自然界有了直观反映。泰勒认为,神灵可以影响和控制物质世界和人的今生来世。神灵和人又是相通的,人可能引起神灵的高兴和不悦。这种信仰自然会发展成为对他们的崇拜。充分发展起来的万物有灵观就包括了信奉灵魂和未来的生活。这些信奉又在实践中转化为某种实际的崇拜。^⑪土族先民在游牧时期,看到牛羊从山上滚下死亡,或有人患重病而无能为力时,认为宇宙苍穹中存在着一个比人类更为强大的神灵,因而产生一种恐惧和威严,开始对祖先、英雄的灵魂及对他们使用过的武器等器物进行祭祀、祈祷,以安慰自我恐惧心理。随着游牧生活演变为农耕生活,定居下来的土族人不忘记将先祖的这些传统继承下来,对兵器的崇拜逐渐神化,发展成对神箭的崇

拜。

(一)发神缘由

发神是土族人对祖先、英雄,或使用的兵器等的一种崇拜,具有模仿性。土族民间,对于发神起源众说纷纭,有如下几种说法:

1. 自古存在说。笔者曾借走亲戚拜年之机,对供奉有神箭的五十乡西米村、霍尔郡村、土观村、桑土哥村和丹麻乡的乔子沟村等地的几位老人进行调查,他们都很肯定地告诉笔者,自有土族先民以来,就有普日汗。在很早以前不知什么原因,部族起了战火,面对生死存亡,有一人灵机一动从柳树上折下一柳枝,慌忙间念动“尼当桑”的请神咒语,虔诚地祈求尼当桑保佑他们避免战祸,尼当桑立即附于柳枝显灵了,这才让他们度过了一场灾难。老人们认为,发神关键不在于神箭本身而在于人们对祖先、英雄等的虔诚之心,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就是这个道理。只要人的虔诚之心到位,随便拿起任何一样东西祷告、祈求普日汗,它就会附在那个东西上随时显灵,保佑平安。

2. 祖先英雄说。在互助县五十乡柳家村、荷包村、三庄村等土族聚集的地区一直流传这样一种传说,这与藏族说唱史诗《格萨尔王》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几个村的老人们都自称自己是“佛日”^⑨地区的土族。五十乡霍尔郡村一位 80 岁高龄的老人说,土族人的先祖是五位勇敢的兄弟,这五兄弟统治着赞康(今互助土族聚居地)地区。老人们说,很久以前,这五兄弟与“浪尼昆”^⑩掀起了一场战争。在战争中五兄弟及手下战将全部阵亡后,被上天封为天神,成为现在的赞康五神箭,统称为“赞康神”。笔者村庄的老人们说,赞康是土族的前祖,由于他与岭国格萨尔在战争中打了败仗,故土族禁止听、唱格萨尔王故事。还有老人说,他小时候听老人们说尼当桑^⑪是他们的祖先。毋庸置疑,这一复杂的族源问题,在口碑传说中都以神箭的形式出现,故而神箭是土族人将对英雄、祖先的崇拜,寄托在他们用过的长矛兵器,供在家中“确什康”(供神的地方)或村庙里,视为家庭或地区保护神。据笔者调查,不管赞康五兄弟,还是尼当桑,在土族神箭崇拜中其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土族人都把他们当作祖先来崇拜,他们是土族人的保护神。他们统治或守护的地域范围有大有小,五十乡地区的土族认为赞康护佑着整个的“多日老隆款”^⑫;而尼当桑只护佑郭隆地区,即佑宁寺方圆的广大

地区。传说他们手下的部将也一个个成为土族某一地区,或某个村庄的保护神。笔者老家供奉的“噶当桑”,据说就是尼当桑的手下战将。今天,在互助佑宁寺中,建有“尼康”(供尼当桑的神殿)与赞康(供白哈尔桑的神殿)。

3. 子牙封神说。在互助五十乡和丹麻乡的局部土族村庄的人还认为,土族的先祖在遇到外族入侵后,与其发生战争,败亡后被姜子牙一个个封为神,等等。这可能是祖先、英雄说在流传过程中的一种变异。

总之,土族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从游牧转变到农耕生活。随着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受到周边多元文化的影响,土族这个马背民族手中的弓、箭、矛等武器,逐渐被镰刀、斧头和犁铧等农具所代替,定居下来后的土族先民始终不忘将先祖的民族秉性继承下来,因而对兵器的崇拜逐渐神化,发展成对神箭的崇拜,这与土族先祖长期信奉萨满教有关,在诸多的文化碰撞中,没有被彻底同化,而是以发神的形式一直遗存下来。如今,土族有些地区每年秋收,庄稼收割完之后,还有祭镰刀的习俗。对于土族先民来说,草地、牛、羊、马是他们的生命,是赖以生存的物质保证,为了草场,为了牛肥马壮,部落之间经常为侵占草地而发生冲突,甚至发生武斗之事。每一个部落大都是同一血缘、同一祖先繁衍而来,他们在出征或出猎前聚集在土坛前听族长统一调遣,这与现行土族同村人或同一地区的人,崇拜同一个神箭类同。笔者以为土族的发神确为土族人对祖先、英雄的崇拜逐渐演变成对兵器的崇拜,即神箭崇拜。

(二)发神禁忌

土族地区的发神习俗作为祖先、英雄崇拜的遗存,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体现出萨满巫术活动在土族民间的集中体现,其有很多的禁忌:第一,女性(因生育等原因)绝对禁忌接近神箭。据说,生育过的女性带有一种“什痘”,土族意为“毒”的东西,故绝对禁止女性进入“确什康”(家中供神的地方),接近神箭。如无意或有意接近,那是对神箭的大不敬,将会给村庄或家人带来灾祸,轻者得病,重者半身不遂,甚至暴亡。土族人家的确什康里供奉有藏传佛教的佛像和经文,与神箭共处一室,足见土族发神习俗深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

第二,什典增、下里杰以及家有确什康的人,忌食葱、大蒜等带有浓味、刺激性的食物,忌进女

人月(产)房和接近死人,否则绝对不能进入确什康,接近神箭。无意中违反此禁忌而误进确什康的人,必须到寺院磕头净身一个月。为防止有人误撞神箭,家有确什康的土族人家,都要定期请学识渊博、有名望的阿卡或具有一定法力的苯苯子对确什康进行“然尼”^⑬。

第三,陌生人及外族人绝对不能接近神箭。笔者老家曾有传言,以前有一年天降冰雹,方圆几里村庄的庄稼都颗粒无收,唯独本村未受雹灾,附近村庄的人怀恨在心,认为这是本村的噶当桑偏袒所致。于是,他们请求本村神箭发挥超常神力,下宝瓶“帕得拉”,来镇、克噶当桑。这是先祖游牧时期部族间相互排斥的观念在土族社会中的集中体现。同样,游牧社会时期,部落之间极为忌讳外族人接近本族疆域,认为是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场、牛羊的窥视,如接近部族疆域意味着带来不幸,甚至战争、死亡。

从以上禁忌我们不难看出,土族的发神习俗是从人的主观意志出发,给予神箭神的特性。这些禁忌带有明显的自我保护意识,带有父系氏族社会的痕迹。因为土族民间从事发神的什典增只有男性,没有女性,这点足以说明远古时期土族先民中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神箭是对兵器、祖先、英雄崇拜的产物。最关键的是有了这些禁忌之后,发神习俗便多了一份神秘和巫术色彩。

三、发神活动中的文化蕴含

随着原始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通过生产劳动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过程中,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开始对自然界有了直观的反映。士兵或猎人在出征或打猎前抖动长矛、大喊大叫意在呐喊助威壮胆,应该是在寄托某种超自然的神力,祈求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从今天土族发神习俗可以看出,什典增的发神习俗一直以来贯穿在土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土族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此活动,不管是婚丧嫁娶,还是治病救人、求子求雨都能看到发神习俗的影子,其主要目的就是用神箭来判断事情的是非与吉凶,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盛、家道兴盛、安康平安。

“巫术根据人的自信力,只要知道方法便能直接去控制自然。”^⑭原始社会土族先民还不能正确认识自我、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变化,认为自然界

的风吹雨打、雷鸣闪电、生老病死都是由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作怪。他们相信人类之上有三十三天(天国),人类之下有十八层地狱,因此只好把那些置人于死地的箭、枪等东西看作超自然力量,神灵、祖先、英雄等的化身,而大力崇拜,把一些恐惧和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借以慰藉心理不安,因而发神习俗作为一种祖先的兵器崇拜,伴随巫术行为流传下来。《吕氏春秋·古乐》记“阴康氏之乐”曰:“昔阴康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雍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带,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倡导之。”^⑮在我国历史上,鬼神崇拜早在远古时期就存在。无可否认,它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产生了有关古代祭祀舞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发神具有鬼神崇拜的因子,同样如此,发神作为一种巫术活动,是土族艺术的萌芽和宗教产生的根本。

(一)发神与艺术

《周礼·地官·鼓人》有“以累鼓鼓神祀,以灵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亭……”^⑯等记载。在青海民间社火表演中有化妆好的“身子”。在准备表演前,人们往往敲锣打鼓,老人出面烧香、磕头、鸣炮,请“身子”,社火中的“身子”就是神灵的象征,请“身子”就是请神,而此时,鼓作为通灵的中介,它既是一种请神工具,又是一种娱神的乐器,表达着人们对神灵的直接对话,说明了祭神与音乐艺术的密切关系。土族人的心目中普日汗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是世间万物的主宰,至高无上,能驱邪祛魔。土族一系列的祭祀神箭仪式,刚好说明了土族对自然万物的认识规律和早期艺术萌芽的状况。《周礼·春官·司巫》记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⑰巫术与原始人的生产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的萌芽,土族的发神能够成为土族艺术萌芽之源,主要在于二者有模仿现实的人和事物的特点,同时都有激发人的情感的客观效果。

闻一多先生认为舞蹈“可以代表各地域时代任何性质的原始舞,因为它们的目的总不外乎下列这四点:(一)以综合性的形态动员生命;(二)以律动性的本质表现生命;(三)以实用性的意义强调生命;(四)以社会性的功能保障生命。”^⑱土族的发神习俗也反映了与土族原始艺术结合在一起的状况。土族地区因受周边各种文化碰撞和影响,艺术萌芽的轨迹在土族的发神崇拜中显现得尤为明

显。笔者以为,系在神箭上的铜镜和铃铛,即是一种镇邪的法宝,又是一种悦神的乐器,它随着神箭的抖动,时快时慢,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发神时请神的咒语,也是在类似唱念中很有节奏地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发神咒语、铜镜、铃铛就是激发古什典或众人的情感,发神全过程都是在这种音乐的节奏中完成祛病除魔的神圣使命的。由此可见,土族的发神与音乐、舞蹈密不可分,除了反映着土族先民对宇宙、自然的朴素直观的认识和解释外,更是蕴含着土族早期舞蹈、音乐的萌芽,可以看出土族艺术最初形式的原始歌舞,是与发神习俗结合在一起的。

(二)发神与宗教

长期以来发神习俗被土族人当作村庄、家里的头等大事,人们每有农事或遇到疾病或旱涝灾害或人畜死亡,都要通过发神来问询祸福。土族人通过发神为人治病,使贫瘠的土地增产,令久旱的地区下雨。也许是方法巧合碰对了,也许用来祛邪的日尔则确有杀菌等功能,或求雨时碰巧赶上了下雨,或因对神箭极度崇拜的心理作用增进了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或加强了求生的意志力,于是人们确信宇宙间定有某种超乎人们想象能力的、无所不能的具有人格的神在主宰一切。这一心理与后来传入土族地区的藏传佛教等相互碰撞,有机结合,土族群众中更多的人开始信仰藏传佛教,以致后来土族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出现“家有二子者其一子必出家”的状况。

发神习俗和宗教都有相同的内容,但又有严格的区分。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相信神灵,都以此为据,开展他们各自的活动。不同的是发神习俗借以什典增的名义传达神的意旨。宗教首先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其有一定的组织、教规、仪式,有固定活动场所和专职人员,按时进行宗教活动;而发神习俗主要是以相信有神为核心并通过各种巫术活动表现出来。这样,在土族聚居区,神箭与藏传佛教相互影响,但又和睦相处。往往是土族人家供奉有神箭的确什康,但也请阿卡念经做然尼;求雨时请来卤亚、神箭,同时又请来寺院阿卡念经求雨等等,都体现了发神习俗与宗教之间的相互融合。

总之,土族地区的发神习俗是土族人对祖先、英雄的崇拜,是从人的心理出发,将人的意趣、情感、冲动等集中起来,自发性地对“神”产生的一种

朴素的信仰观念。它同巫术一样,“以对原始人的现实过程或对象的模仿,达到按照人的意图来影响现实的目的”^[10]。发神习俗是一种巫术行为,且属于巫术形态中的神仙鬼怪巫术中的神判巫术。“‘神判’,或称‘神验’、‘神断’,是萨满教中一项庄严的祭程。‘神判’就是本氏族中所发生、所遇到的任何重要事宜,要经过极其隆重庄严的祭祷仪式,祈神进行公正的裁决评定,而确定氏族部落中一时无法解决和认定的问题或事物。神判的祀祭手段,主要是通过神卜,尽管方法与形式各族、各地、各部落有许多不同,有通过占筮占卜,有通过水、火、猛兽等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通过所谓的神来判断是非吉凶,从而确定行止。”^[11]从什典增、古什典进行法事活动时的外在表现来看,其基本处于迷幻或半迷幻状态中预言吉凶祸福,给人一种神灵的指点。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原始部落跳海豹舞、野牛舞等事例,特别是“北美洲的红种人跳自己的‘野牛舞’正是在好久猎不到野牛而他们有饿死的危险的时候。舞蹈一直要继续到野牛的出现,而印第安人认为野牛的出现是和舞蹈有因果联系的。”^[12]这一事实与土族的发神活动类同,从什典增手握神箭口中念念有词来看,正是在有关事情面临吉凶的时候,什典增一直要继续到请到神为止,因此发神关键一点必须抖动且有咒语,这正是土族先民在巫术世界观指导下从事巫术仪式活动的最好证明,也足以说明这是土族对祖先、英雄崇拜的巫术化现象,它源于土族先民游牧时期对打猎或出征作战的兵器的一种崇拜。土族人在保留和继承游牧时期的信仰的基础上,在民族不断融合中吸纳周边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因素,发展成现在既有游牧文化又有农耕和其他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格局,其发神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革新和发展,它已不再仅仅表现在祛病除魔求平安上,而更多地为邻里和谐、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故而土族的发神也赋予了新的内容。

注释:

①“普日汗”,是神或佛之意;“布哈”,是请、动或发之意;合起来就是请神、发神之意。

②常见的神箭有旦见桑、尼当桑、华关桑、布哈桑等等。神箭形状一般有两种:一种形似长矛兵器,长约五尺左右,矛头一尺处塑有铜或银打造的头像,头像以下为木柄,材质以松木、柏木为主,木柄上裹有五颜六色的哈达、绸布,木柄上连着一面直径约10厘米左右的“麦浪”,土语意为铜镜或照鬼镜,以及叫“魂环日”

的铜铃,土语意为镇鬼铃。神箭插在柏木做成的四方井形木架上,土族叫“库日”,也有插在里面盛有“五色粮食”、金银钱币、茶叶等物的木箱里;另一种是雕刻的女性神像,五官俱全,盘坐,双手合十于胸前,神像上裹有绸布、哈达,装在轿子里只露其面孔,供放在村庙里,由四个男人扛在肩上,土语叫“洛亚”,“洛”,藏、土语意为龙,当地汉族则称之为“娘娘”。

③“什杰”,土族语,意为中间,即土族人家庄廓正中的四方或圆形土墩,用来煨桑,上面插有经幡等,汉族称其为中宫。

④据说不管你在地还是在家里,不管有事还是无事,只要你心里念过神箭,或说过要献什么什么贡品给神箭的承诺,神灵都会知晓,如在当年内不及时兑现,第二年将面临灾难。

⑤香尔尼,赋有神性的五色粮食,是神药。据笔者父亲健在时讲,如果神箭显灵,香尔尼有时就像用丝线连在神箭箭头上一样,粘在离箭头约一尺左右的下方,不会掉下去,让人无法置信。

⑥一种辟邪的东西。如:吊死过人的树、置放过死人的石头以及奇草异木、虎骨等。

⑦“帕得拉”,什典增在神箭的旨意下,在房角、门口,或离家不远的河边、山口、地边指定的地方挖一尺来深的土坑,将装满香尔尼、宁先里、日尔则的宝瓶或黑碗埋在坑里,用来镇邪镇鬼。

⑧一种用青稞炒面、酥油等做成的佛教器皿或佛像或贡品。

⑨笔者以为“佛日”与藏族称土族为“霍尔”的发音基本接近,也与一些史料上称土族为“霍尔”的说法基本吻合。

⑩“浪尼”,按土语发音笔者以为这与《格萨尔王》中的“岭国”谐音,老人所说的五兄弟,也许就是《格萨尔王》中霍尔国的白帐王、黄帐王和黑帐王三兄弟的变异(另待考证)。

⑪据《佑宁寺志》载,尼当桑系蒙古人,是蒙古大将,带兵到互助后定居于丹麻索布滩地区,传说今天的土族人是他的后裔。

⑫“多日老”,土语“七”之意,“隆款”意为地方、地区,“多日老隆款”包括现在的海西、青海湖周边、民和、互助、甘肃的部分地区。

⑬然尼,土语意为净房、净身,由寺院的阿卡或当地的本本子,在确什康烧香点灯,敬献各种贡品,阿卡会念些具有驱除邪气的经书,本本子会用其本教器皿,念经作法驱赶邪气。

参考文献:

- [1][2][3]杨卫.土族民间信仰中的神职人员探析[J].青海民族研究,2007,(2).
- [4]刘魁立.泰勒和他的《原始文化》[A].刘魁立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11-312.
- [5][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神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28.
- [6]吕不韦,著.高诱,注.吕氏春秋[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
- [7]李智信.社火溯源.[J].青海民族研究,2008,(4).
- [8]周礼[Z].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十三经注疏本.
- [9]舞蹈艺术概论[J].http://www.chinadance.cn/default.php.中国舞蹈网,2009-08-29.
- [10][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1.
- [11]高国藩.中国巫术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9.
- [12]詹·乔·弗雷泽.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86.

(责任编辑 杨 卫)

Research on “Fashen” Custom of Tu Nationality Folk Religion

Lu Zhan-kui

Abstract: The Turk folk belief “Fashen” activities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u nationality belief culture,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rt, religion, its preservation and genetic antique also into a variety of religious cultu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of.

Key words: Tu Nationality; The folk Religion; “Fashen” Activities